



小小说美文馆

主编

马国兴

吕双喜

古韵

灯影下的篆书



郑州大学出版社



小小说美文馆

主编

马国兴

吕双喜

郑州大学出版社

古韵

灯影下的篆书

小小说美文馆
主编 马国兴 吕双喜
副主编 刘晓红
执行主编 张晓红
编委 李晓红
设计 王晓红
校对 王晓红
出版 郑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韵:灯影下的篆书/马国兴,吕双喜主编. —郑州:
郑州大学出版社,2017.1
(小小说美文馆)
ISBN 978-7-5645-3674-9

I . ①古… II . ①马… ②吕… III . ①小小说 - 小说
集 - 中国 - 当代 IV .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9828 号

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大学路 40 号

邮政编码 :450052

出版人 : 张功员

发行部电话 :0371-66658405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文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开本 : 710 mm×1 000 mm 1/16

印张 : 10

字数 : 146 千字

版次 :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7-5645-3674-9 定价 : 2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调换

序

杨晓敏

书来到我们手上，就好像我们去了远方。

阅读的神妙之处，在于我们能够经由文字，在现实生活之外，构筑属于自己的精神生活。透过每篇文章，读者看到的不仅是故事与人物，也能读出作者的阅历，触摸一个人的心灵世界。就像恋爱，选择一本书也需要缘分，心性相投至关重要，阅读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他与自己的不同，而你非常喜欢，也会发现他与自己的相同，以至十分感动。阅读让我们超越了世俗意义上的羁绊，人生也渐渐丰厚起来。

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网络时代，面对浩若烟海的读物，读者难免无所适从，而阅读选本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从《诗经》到《唐诗三百首》再到《唐诗别裁》，从《昭明文选》到“三言二拍”再到《古文观止》，历代学者一直注重编辑诗文选本，千淘万漉，吹沙见金。鲁迅先生说过：“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册数不多，而包罗诸作。”为承续前人的优秀传统，我们编选了“小小说美文馆”丛书。

当代中国，在生活节奏加快与高科技发展的影响下，传统的阅读与写作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小小说应运而生，成为当下生活中的时尚性文体。作为一种深受社会各界读者青睐的文学读写形式，小小说对于提高全民族的大众的文化水平、审美鉴赏能力，提升整体国民素质，在潜移默化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小小说注重思想内涵的深刻和艺术品质的锻造，小中见大、纸短情长，在写作和阅读上从业者甚众，无不加速文学（文化）的中产阶级的形成，不断被更大层面的受众吸纳和消化，春雨润物般地为社会进步提供着最活跃的大众智力资本的支持。由此可见，小小说的文化意义大于它的文学意义，教育意义大于它的文化意义，社会意义又大于它的教育意义。

因为小小说文体的简约通脱、雅俗共赏的特征，就决定了它是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我曾提出，小小说是平民艺术，那是指小小说是大多数人都能

阅读(单纯通脱)、大多数人都能参与创作(贴近生活)、大多数人都能从中直接受益(微言大义)的艺术形式。小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创新,自有其相对规范的字数限定(一千五百字左右)、审美态势(质量精度)和结构特征(小说要素)等艺术规律上的界定。我提出的小说是平民艺术,除了上述的三种功效和三个基本标准外,着重强调两层意思:一是指小小说应该是一种有较高品位的大众文化,能不断提升读者的审美情趣和认知能力;二是指它在文学造诣上有不可或缺的质量要求。

小小说贴近生活,具有易写易发的优势。因此,大量作品散见于全国数千种报刊中,作者也多来自民间,社会底层的生活使他们的创作左右逢源。一种文体的兴盛繁荣,需要有一批批脍炙人口的经典性作品奠基支撑,需要有一茬茬代表性的作家脱颖而出。所以,仅靠文学期刊,是无法垒砌高标准的巍巍文学大厦的。我们编选“小小说美文馆”丛书,是对人才资源和作品资源进行深加工,是新兴的小小说文体的集大成,意在进一步促进小小说文体自觉走向成熟,集中奉献出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兼优的精品佳构,继而走进书店、走进主流读者的书柜并历久弥新,积淀成独特的文化景观,为小小说的阅读、研究和珍藏,起到推动促进的作用。

编选“小小说美文馆”丛书,我们选择作品的标准是思想内涵、艺术品位和智慧含量的综合体现。所谓思想内涵,是指作者赋予作品的“立意”,它反映着作者提出(观察)问题的角度、深度和批判意识,深刻或者平庸,一眼可判高下。艺术品位,是指作品在塑造人物性格,设置故事情节,营造特定环境中,通过语言、文采、技巧的有效使用,所折射出来的创意、情怀和境界。而智慧含量,则属于精密判断后的“临门一脚”,是简洁明晰的“临床一刀”,解决问题的方法、手段和质量,见此一斑。

好书像一座灯塔,可以使我们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不迷失自己的方向,并能在人生旅途中执着地守护心中的明灯。读书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情趣,一个对未来的承诺。读书,可以使我们在人事已非的时候,自己的怀中还有一份让人感动的故事情节,静静地荡涤人世的风尘。当岁月像东去的逝水,不再有可供挥霍的青春,我们还有在书海中渐次沉淀和饱经洗练的智慧,当我们拈花微笑,于喧嚣红尘中自在地坐着云起的时候,不经意地挥一挥手,袖间,会有隐隐浮动的书香。

(杨晓敏,河南省作协副主席,郑州小小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编辑,《小小说选刊》《百花园》主编。)

目录

| | | |
|--------|-----|-----|
| 满船明月 | 张晓林 | 001 |
| 拜石 | 张晓林 | 004 |
| 灯影下的篆书 | 张晓林 | 007 |
| 轮回 | 宗利华 | 011 |
| 英雄 | 宗利华 | 015 |
| 褒姒 | 陈毓 | 019 |
| 长安花 | 陈毓 | 022 |
| 谁杀我 | 蔡楠 | 025 |
| 秋风台 | 蔡楠 | 028 |
| 同学 | 邓洪卫 | 032 |
| 绝影 | 邓洪卫 | 035 |
| 最后一次封神 | 陈敏 | 039 |
| 郦食其 | 范子平 | 042 |
| 风筝线 | 范子平 | 045 |

| | | |
|--------|-----|-----|
| 死亡之约 | 戴 希 | 048 |
| 鵟鹰之死 | 戴 希 | 052 |
| 断尾钗 | 唐丽妮 | 055 |
| 砖十一 | 唐丽妮 | 058 |
| 康百万 | 侯发山 | 062 |
| 大贼船 | 侯发山 | 065 |
| 驼 背 | 王琼华 | 068 |
| 心仪剑 | 王琼华 | 071 |
| 空 城 | 刘正权 | 075 |
| 细 腰 | 范江媛 | 080 |
| 曹操与文姬 | 范江媛 | 083 |
| 伎 俩 | 陈国凡 | 086 |
| 隐者王冕 | 陈国凡 | 089 |
| 一匹三脚马 | 吕啸天 | 093 |
| 萧何避祸 | 吕啸天 | 097 |
| 天 命 | 甘桂芬 | 100 |
| 名 字 | 甘桂芬 | 103 |
| 龙 女 | 祁白水 | 106 |
| 小 玉 | 祁白水 | 109 |
| 俘 虏 | 朱雅娟 | 112 |
| 假痴不癫 | 朱雅娟 | 115 |
| 一个人的爱情 | 刘万里 | 118 |

| | | |
|--------|-----|-----|
| 金城公主 | 刘万里 | 122 |
| 夜 邀 | 郭凯冰 | 126 |
| 以死亡的方式 | 郭凯冰 | 129 |
| 孙武的忧伤 | 墨 原 | 132 |
| 苏秦的悲凉 | 墨 原 | 135 |
| 石头记 | 游 睿 | 138 |
| 反 骨 | 金意峰 | 141 |
| 绿 莼 | 化 云 | 144 |
| 脑专家杨修 | 天 水 | 148 |

满船明月

张晓林

在没有和黄庭坚晤面之前，苏轼就已经知道他的名字了。

这事可以追溯到熙宁五年。那年的十二月，因为筑堤的差事，苏轼从汴京来到湖州，找湖州知州孙莘老商谈一些筑堤的细节，譬如用民工多少、银两筹集的渠道，等等。

公干之余，孙莘老拿出黄庭坚的诗文，交给苏轼。苏轼读了几纸，大为惊异，问：“可是晋唐人所作？”

孙莘老笑笑，说：“是个无名后生，还望苏公提携。”

苏轼摇一下头：“用不着我提携，此人必将名扬天下。只是诗文有兀傲离俗之气，恐难为当世所用。”

话还真叫苏轼说准了。若干年后，黄庭坚刚到太和县任上，就萌生了归隐乡里的念头。这从他的《到官归志浩然二绝句》中可以看出些端倪。其中一首有这样的句子：“满船明月从此去，本是江湖寂寞人。”朝廷刚任命他为太和县令，他就发出了归去之叹，这是怎么回事呢？

第二首诗里，黄庭坚接着说：“敛手还他能者作，从来刀笔不如人。”原因就在这里了。他不善刀笔，不谙为吏之道，正好袖手作壁上观，这个县令让那些有吏才的人来干吧！

虽说与苏轼神交已久，但直到九年以后，元祐元年的初春，黄庭坚才在汴京的银台之东拜晤了苏轼。四月，朝廷选拔馆阁之臣，黄庭坚被举荐参加考试，而这次的主考官就是苏轼。考试的结果是黄庭坚等十三人进入馆阁，成为馆阁之臣。黄庭坚向苏轼执弟子礼，后与同时入阁的晁补之、张耒，加上后来的秦观，被人称为“苏门四学士”。

黄庭坚开始向苏轼学习书法，不长时间，笔下就有几分苏轼书法的味道了。

有一阵子，来向黄庭坚索要书法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起来，来的都是朝中的同僚或京城的巨商大贾。他们知道黄庭坚不收钱帛，就搜罗些好墨好纸送过来。因为这些都是书法所必需的，黄庭坚也不好推辞。

黄庭坚惊奇地发现，苏轼家门前却人迹冷清车马稀。这让他很迷惑。

有一次，一个做木炭生意的商人拿着一刀珍贵的澄心堂纸和两锭承晏墨来求黄庭坚写字，放下东西刚走，苏轼就登门来访。他看见桌上的墨和纸，不高兴地说：“这些人都是贱家鸡嗜野鹜的东西！”临走，不客气地把墨和纸都席卷而去。

黄庭坚看着苏轼的背影，忽然笑了。苏轼有个怪脾气，平时也不珍惜自己的书法，高兴了数十纸地送给别人。别人向他求字，他却一个字都不写。

来向黄庭坚求字的这些人，不知道在苏轼那里碰过几鼻子的灰了。

黄庭坚和苏轼友谊的进一步加深，是元祐三年正月至三月的那场进士考试“锁院”期间。这次考试，苏轼依然是主考官，黄庭坚和大画家李公麟属于监考人员。进士考试“锁院”，一锁就是两三个月，吃饭和睡觉都不能回家。

这是一班文人雅士，考试闲暇，他们就在一起喝茶、吟诗、挥毫书画。李公麟画了一匹马，墨还未干，黄庭坚就在上面题了一篇叫《观伯时画马礼部试院作》的长跋。伯时，是李公麟的字。

更多的时候，黄庭坚会陪苏轼在院子里散步，边散步边讨论书法上的一些问题。朝夕相处，他们说话就少了一些顾忌。苏轼是个不拘小节、天性诙谐的人。有一天，苏黄二人又谈起书法来了。苏轼说：“鲁直的字近来清劲了许多，

但有时笔势太瘦，就像树梢上挂着的蛇一样。”黄庭坚也不客气了，他说：“苏公的字，个别的有褊浅之感，打个不好听的比喻，就像石头压扁了的蛤蟆。”

过些天，苏辙来见苏轼，对他说：“坊间传言，说鲁直对你不敬，有另立门户之意。”

苏轼听了，只是笑一笑。

元祐四年春，苏轼遭谏官弹劾，他便上书请求外任。朝廷准了，苏轼出任杭州知府。

离京前，苏轼举荐黄庭坚迁升著作郎。他说：“黄庭坚道德学识足可当之。”朝廷接受了苏轼的建议。任命的诏书都下了，可御史赵挺之连上三道奏章，说：“黄庭坚早年在德州爱作艳诗，恣行淫秽，有辱名教！”朝廷于是取消了对黄庭坚的任命，维持原职。

隔二年，黄庭坚参与撰写的《神宗实录》成书，朝廷为嘉奖编写人员，给他们各迁一官。黄庭坚由著作佐郎升为起居舍人。

这一次，时任尚书右丞的苏辙站出来了，他指使中书舍人韩川驳回了对黄庭坚的任命诏书，理由和赵挺之奏章上所说如出一辙，只是又加上了一点：“辱蔑师长，素无士行。”

黄庭坚升迁一事再次作罢。

黄庭坚很是苦闷，想想早在吉州太和时就和苏辙订交，多年来始终对他钦心推许，执礼甚恭，没想到他竟会有此举动！人心之叵测，由此可见一斑。

若干年后，黄庭坚已是鬓发斑白的老人了。他居住的地方，正堂里悬挂着苏轼的画像，每天早起，他穿好衣服，戴好帽子，焚上香，很恭敬地对着苏轼的画像作揖施礼。

时赵肯堂在侧，奇怪地问：“山谷先生和坡公声名相若，这么处小处弱，让人不解。”黄庭坚惊慌地起身，严肃地说：“庭坚是坡公的学生，这一点怎么能搞错呢？”

赵肯堂想，时人常把“苏黄”并称，看来不是黄庭坚的本意。

拜 石

张晓林

米芾到雍丘做县令来了。

刚来的那一个月里，同僚们都觉得这位县令很风趣。譬如有一件事。元祐八年五月，雍丘闹了蝗灾，属下向他报告这件事，他笑着说：“我已访察清楚，我县的蝗虫很悯农，只吃麦叶不吃麦实。”

渐渐地，同僚们对米县令就有了一些看法。

这一年，苏轼由扬州赴京城任职，途经雍丘，米芾设宴为他洗尘。

酒宴摆在雍丘县衙。酒是好酒，东京樊楼的眉寿；厨师也是好厨师，是米芾遣手下小吏专程从京城遇仙楼请来的名厨。酒宴上，二人的旁边还各设了一张长桌，桌上摆着笔、墨、纸、砚。

苏、米挽手入席。米芾拍着长桌上的宣纸说：“你我各三百纸，以遣酒兴！”

苏轼微笑颔首。

二人吟诗为酒令饮酒。每饮酒三杯，即离席挥毫一番。米芾特意挑了两个精干的小吏，专事研墨。可是到了后来，酒兴越来越高，作书也越来越快。两个小吏全身的本领都使出来了，还跟不上趟儿！

黄昏，酒尽纸尽。二人各携了对方翰墨，一笑而散。

第二天，米芾的同僚——县丞、主簿、团练、县学教谕、衙役等，纷纷走入内衙，向米芾讨要苏轼书法。米芾装糊涂，闭门谢客。大家吃了闭门羹，心里对米芾窝了一肚子火，背地里说话就少了一些遮拦。

米芾也不计较，只是淡淡地说：“这些个凡夫俗子，怎配有苏公的法帖！”

自米芾给宋徽宗写了《周官篇》条屏后，京城的大小官员都想要一两幅米芾的墨宝。一些和米芾不相识的官员，就找到了自己熟识的、米芾的某一个同僚头上。米芾的同僚——县丞或教谕等，满脸挂笑地来了。他们想，在一起合伙的，求他自己的一幅字总不会是一件太困难的事吧。

他们都想错了。米芾并不轻易动笔。



没有求到字的同僚，觉得丢了很大的面子，托自己办事的京官也会看低自己，说不准，还会影响自己的前程。于是，他们就在心底给米芾深深地记了一笔。

如果仅仅因为这些事情，同僚们也只能忍气吞声了。人家的东西不愿意给你，说到天边，你又能怎么着。可是，有些更离谱的事情陆续发生后，同僚们就握住把柄了。

有一次，御史台御史徐天翔来雍丘视察刑狱。县上的狱吏受宠若惊。

这可是接触上峰的一次好机会呀！按大宋官场惯例，米芾到场作陪。

徐天翔是个砚台爱好者。视察完毕，徐御史提出想看看米芾的藏砚。

米芾瞅着徐天翔邋遢，脸上露出老大的不乐意。狱吏扯扯他的衣襟，他才勉强地点点头。

在米氏砚馆，徐天翔眼都看花了。这时，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临出门，徐天翔一扭头，看见桌上有一方新砚，他走过去，把砚拿在手里，来回瞧了个遍。瞧过，他想试一试这方砚台是否发墨。“呸！”他朝砚心吐了一口唾沫，又拿起墨锭，来回磨了几下。

米芾脸白了。

试罢新砚，徐御史笑吟吟地朝米芾拱手，嘴里说：“告辞！”

米芾喊住了他：“把这方砚台带走！”

徐御史以为米芾以砚台相赠，嘴上客气道：“不敢，不敢。”

米芾对书童说：“扔到窗外去！”

徐御史这才明白怎么回事，气得嘴角哆嗦大半天，也没能说出一句话。御史回去，病了一场。

类似的事情接连发生几起后，东京的官员没人再愿意来雍丘了，即使路过，也绕道而行。同僚们这才意识到，有米疯子在，他们的仕途算完了。

他们开始合计，瞅机会得把米芾轰出雍丘。

机会来了。米芾喝醉了酒，身穿七品官服，手持朝笏，朝着县衙门口的一块奇丑的石头连拜了三拜，嘴里还说：“石兄，我拜你，是因为你一身硬骨呀，观当今世上，人不如石啊！”

这块石头，是三日前友人刚从无为县运来的。很快，同僚们联名参了米芾一本，说米芾癫狂无德行，有辱朝廷体面，不宜再做本地父母。

不久，米芾被罢官。朝中有人曾为米芾开脱，说他喝醉了酒，神志已经模糊，不应在这件事上抓小辫子。

米芾却摇头说：“不，我很清醒。”

灯影下的篆书

张晓林

徐铉的篆书，据说如果放在灯下观看，就会发现每一道笔画的中间，都有一缕铁丝一般的浓墨，绝不偏侧。观他的《千字文篆书残卷》，果然笔笔中锋，绝少偏锋、侧锋用笔。然其结体曲欹，变幻莫测，天趣盎然，却又傲骨铮铮。徐铉的篆书妙参造化之理了。

徐铉是南唐旧臣，随南唐末代君主李煜一起来到了汴京，被授予一个散骑常侍的闲官。初来汴京的日子，徐铉感到一切都不习惯。眼看冬天快到了，他仍然穿着江南的服装。这种服装袴宽衽深，穿在身上大老远看上去非常儒雅，走起路来给人一种衣带当风的感觉，潇洒极了。但是，这种衣服冬天抵御不住京城寒风的侵袭。

有同僚劝他：“买件棉衣套进去吧。”

徐铉仰起他那冻得发乌的额头，很坚决地说：“不！”

飘雪的日子，徐铉穿着他那宽大的江南服饰，瘦骨嶙峋的双手藏匿在深深的袍袖里，似乎让人感到在嚓嚓作响。他那三缕花白的长须随着雪花飘拂，成为冬天汴京街头独特的风景。

同僚们看着他的背影，满眼的困惑和茫然，那瘦削细长的身影让他们内心充满忧虑。

来到汴京以后，徐铉的朋友很少，这让他感到孤独。有一天，他南唐时的老朋友谢岳突然到家里来拜访他，令他惊喜异常。落座闲谈时才知道，这个已经七十多岁的老朋友正在卢氏县做主簿。主簿一职虽说是个可怜的小官，但老朋友谢岳已经很满足，不高的俸禄够养活家小的了。

谢岳现在却遇到了麻烦。按实际年龄，谢岳该退休了。可退休后怎么办？拿什么来养家糊口？好在当初申报年龄的时候，他少报了几岁。也就是说，按吏部的档案年龄，他还可以再干上几年，有了这几年，他就有了家底，不至于退休后全家人跟着他挨饿了。

徐铉再三唏嘘，说：“愿谢公渡过难关。”

谢岳迟疑一下，说出了自己的忧虑。吏部对我们这些从南边过来的官员一定不放心，肯定会做一些调查。调查也并不可怕，因为很少有人知道我的实际年龄。我最担心的就是老朋友你啊，你最清楚我的底细！

徐铉看着老朋友，忽然有些心酸。不是国破，大家怎么会落到这个境地？他说：“我能为老朋友做点什么呢？”

谢岳离开座位，朝徐铉深深地行了个礼，说：“一家老小的性命都系在徐常侍身上了。”

徐铉慌忙答礼，说：“你我不必如此，有事但凭吩咐。”

谢岳说：“也很简单，等吏部找你问起我的年龄时，你只推说不清楚就行了。”

徐铉的脸色凝重起来，说话的口气也变了。他说：“我明明知道你的实际年龄，怎么能说谎来欺骗上苍呢？”

谢岳满脸蜡黄，喃喃自语道：“看来我是白跑这一趟了。”接着，又哀求徐铉：“你真的就不能帮老朋友这一次吗？”

徐铉很无奈，说：“我不会撒谎。”

谢岳很绝望地告辞了。

果然，吏部的官员隔日就找到了徐铉，向他了解谢岳年龄一事。徐铉据

实说了。谢岳很快被罢免了卢氏县主簿职务。过了一阵子，卢氏县有官员来京城公干，徐铉向他打听谢岳的近况，那官员叹一声，说：“死了。前些日去山里采摘野果充饥，结果饿死在半道上。”徐铉听了这一消息，在汴京的街头默默站立良久。那个时候，他的头顶有成群的乌鸦飞过。

自来汴京后，徐铉再也没见过南唐后主李煜。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总是怀恋在江南与李煜吟诗作画的日子。

忽然有一天，宋太宗召见了他。宋太宗脸上挂满笑容，拉家常一般问他：“北来后见过李煜吗？”

“没有。”

“应该见见。朕今天下旨让你去见故人。”

走出朝堂，徐铉竟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家也没回，他就直奔李煜府上。李煜怎么也没有想到，昔日旧臣竟会来探望自己，慌忙迎上前，执住徐铉的手，一时泪流满面，哽咽不能言语。

徐铉也泪眼模糊，面前的风流故主，虽说才四十余岁，但眼角已爬满皱纹，右鬓更是白发点点。

许久，李煜止住了哽咽，叹道：“悔不当初啊！”

徐铉沉默。

李煜让仆人拿过一页纸来，递给徐铉，说：“这是我新填的《虞美人》，亡国后的感触尽在其中了。”徐铉看过这首词，一丝丝恐惧笼罩住了他。

隔日，宋太宗再次召见徐铉，他面带威严地问：“故人相见都谈了些什
么？”徐铉一下愣住了，刹那间他明白了一切，额头豆大的汗珠纷纷滚落。

李煜死了，据说是被一种只有宫廷里才有的毒药毒死的。慢慢地，人们私下传言，李煜的死，徐铉是真正的凶手。

又一年冬天到了。徐铉被贬邠州已经两年。邠州的雪要比汴京的雪更为砭入骨髓，徐铉依旧穿着江南的服饰。有同僚劝他：“邠州的冬天是要穿皮袄的啊。”徐铉仰起他冻得乌青的脸，依然坚硬地说：“不！”